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暠

四書疑節卷十二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當時諸高弟尚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如子文文子管仲之事皆以仁不仁為疑以至孟武伯問由求赤三子亦皆以仁言之然

則此時之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時功利日勝人欲日滋孟子諸弟子且不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者不曰齊桓晉文之事則曰管仲晏子之功否則又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寧復知有人心固有之天理者甚而楊氏為我害於義墨氏兼愛害於仁告子以仁義譬桮棬尤足以禍仁義孟子於此安得不以仁義並言哉如人心人路之說如安宅正路之說此猶不過發明仁義之理耳至於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

說直欲抜本塞源以救當時之獘孟子之用心亦勞矣論至此極信乎孟子初非求增於魯論葢當時有不得已而兼言之也

有子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之所謂仁義參諸孔孟之論似有不同而實無不同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乃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是則有子以孝弟俱屬乎仁孟子以孝屬仁以弟屬義二說似不同矣徐而攷之有子專以仁言此葢專

言之仁也仁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宗專言之則足以包百行萬善孝弟二者何足多哉至若孟子則以仁與義對言之此蓋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仁主於孝而不得以包乎弟宜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子乃曰義以為質信以成之是則有子似謂信未足以盡義夫子則明謂義至信而後盡二說似不同矣徐而究之有子之所謂信是指約信之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夫子之所謂信是指誠信之信事之已見而

得其實約信之信信在事先故未足以盡夫義誠信之信在事後故義必至信而後盡亦宜也論至此極則以有子之言參諸孔孟之説初不失為互相發而不見其為兩相背也

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何邪

伊川嘗論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言仁者不可以概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為專

言之仁也孝本屬仁弟本屬義今以仁專言之則包孝弟俱在内可也至若孟子之所謂仁以義對言是為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一事仁固不得以兼義事親從兄有不容不析言矣他日論人之良知良能亦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正與此章同一旨也要之事親即孝之謂從兄即弟之謂有子以仁統言之者非略孟子以仁義析言之者非詳其理一而已矣且有子統而言仁之本孟子析而言仁義之實一本字與二實字尤宜玩味本

者從理上説實者從事上説士君子識夫理之本而踐夫事之實未有不自孝弟始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生則惡可已也此二生字正足見其曰本曰實之效

夫子答子貢以孝弟為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歟

孝弟豈易言哉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其為人也孝弟復能自孝弟而推之忠移於君順移於長達而為治國平天下之用斯乃盡夫孝弟之道者也倘

或徒孝弟於父兄而未能移忠順於君長是豈足為士君子之至行哉夫孝弟者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問乃以孝弟為士之次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夫子之所謂孝弟者特言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之人也不過孝弟稱於宗黨之間而未嘗見用於當世者耳回視上文所謂行已有恥使不辱命者為有間指斯人以為士之次不亦宜乎或又謂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則孟子之言孝弟又何若是其大哉是不然

孟子之言蓋答曹交之問云爾詳曹交之問淺陋粗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因其所問在堯舜遂語之以此論者未可信以為堯舜之道止此而已也要之子貢本有欲為之志而其從政之才自有餘故夫子不徒以區區之孝弟為已足曹交方有受業之志而其事長之禮且未至故孟子姑以孝弟之道為之勉是又聖賢教人之方各因其材而篤焉學者不可不察

孔孟言性同異

甚矣性之難為言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性豈可以言語形容哉自闗洛諸儒分别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一理一氣判然甚明然以此折孟荀楊韓言性之異則為得之以此論孔孟之言性則不可也何也孟子所謂性善是為天地之性明矣孔子所謂性相近未可便以為氣質之性故朱子語録及於論語或問亦嘗以氣質言之至集註乃謂此兼氣質而

言也兼之一字旨矣哉竊原夫子立言之旨以性對習而言習是氣質上來性是天理中出性習二字蓋自商書已舉此對言之矣惟其以性習相對說故有相近相遠之論大意重在相遠二字上相近蓋亦言厥初此理之本同耳要之夫子之謂性相近即孟子之所謂性善特孟子專以善言者指性之本體蓋從人生而靜之初言之夫子以相近言者蓋從人生而靜之後言之已與物感而動之幾相對而立矣是故孟子之言性為至微

而夫子之言性為較顯未可遽以理氣而別之也

論語言性言習何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何不言

習

論語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固有善惡之不同然其初本亦甚相近也自其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相去始益遠矣故夫子乃舉性近習遠而言所以深為善惡分辨正不必以情字言也乃若孟子所謂情與才者正為公都子歷舉數者之說而為性善之辨孟子力主人性

之本善遂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所謂情性之動也蓋指從性中流出來者無不善也此所謂才人之能也蓋指從本性發出來者無不善也舉此二者專主於善將以破公都子善不善數者之惑正不當以習言也倘魯論亦以情言之初未害也孟子亦以習言之則善惡角立豈不適以滋公都子之惑哉由是而論論語所言性者兼言氣質之性而并善惡言之故以性與習相對而言非不言情也不必

言也孟子所言性者專言天地之性而專以善言之故以情與才相貫而言非不言習也不當言也雖然此特論二書之本㫖然也泛而言之習有善惡情與才亦有善惡善惡之幾識者不可不察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乃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天道何夫子不言而孟子詳言之

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特不載之魯論耳易有十翼

夫子之所作也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併援夫子之言而作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即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性而何一隂一陽之謂道即天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性而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固性也天命即天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與夫誠者天之道尤為言性與天道之明且著者以至易傳有成性存存窮理盡性之論有立天之道形上謂道之論中庸有率性盡性尊德性之語有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之語

皆所以言性與天道也曾謂夫子果不言乎孟子之書其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莫非有得於夫子大易中庸之遺旨論者謂夫子不言至孟子而後言之詳固不可也雖然曾論不可得聞之論子貢豈欺我哉徐考子貢立言之旨初非謂夫子不言也特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精微不可以易聞耳先儒嘗謂子貢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又謂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斯言為得之矣審如是則夫子之

言不言正不足深辨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厭不倦言之何邪仁聖之道為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足而亦未始不以仁聖自期甚哉夫子之善誘人也嘗觀魯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又引夫子之言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合而論之不猒即子之所謂學不厭也誨人不倦即所謂教不倦也學者以此學於已教

者以此教於人二章意正相合夫既以吾豈敢吾不能言之是葢歉然不以仁聖自足矣然學於已也不厭教於人也不倦又何拳拳以仁聖自期邪葢當時有專以聖稱夫子者有兼以仁聖稱夫子者夫子謙沖退托豈肯哆然當之而無媿哉其辭之固宜然茍辭之而已矣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位而人終莫能至矣夫子豈忍為之哉由是一則曰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不厭

於已而不倦於人也不厭於已者不自絶於為善不倦於人者不絶人之為善是蓋於人已之間皆未始不以仁聖自期其誘人之心亦至矣况夫子所以誘人為善之意初不待不厭不倦二語而後見也吾豈敢云者於吾則豈敢於他人固有敢之者矣吾不能云者於吾則不能於他人固有能之者矣反覆紬繹吾之一辭未始謂仁聖之道夫人所不能所不敢也聖人之心其處已也謙而望人也厚聞者盍亦知所勉矣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邪

大抵聖人立言垂訓有自遜之辭者有自信之辭者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以學於已也不厭誨於人也不倦本非聖人之極至而夫子嘗以何有於我言之此蓋聖人為自遜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明矣至於答子貢之問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與夫何有於我之論誠若相反然嘗攷之子貢本以聖稱夫子夫子乃謂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下句固為自信上句
亦為自遜竊原聖人之心既不以聖自居若復歉然退
托過為自謙則豈不適以沮人向道之志邪於是不得
不舉學不厭教不倦以自信庶可借此以誘進之耳論
至此極則他日之自遜也非詐今日之自信也非矜無
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子又嘗謂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章自
信而且自遜正與答子貢之問同一揆合此兩章而論

益足以知聖人立言之旨而識夫聖人之心

論語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邪

論語所謂不憂者在外之憂也孟子所謂有憂者在我之憂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仁者不憂正謂其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正謂其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皆指在外之憂言之耳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正謂夫舜人我亦人而我不得以如舜必求如舜而已

矣是蓋指在我之憂言之也在外之憂可得以不憂在我之憂不得以不憂此論孟立言之不同者實宜且如夫子嘗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憂道云者在我之憂即孟子所謂有憂是已憂貧云者在外之憂即夫子所謂不憂是已論者即此一語而觀則論孟二書憂不憂之疑可釋然已雖然樂者憂之反也夫子自道則曰樂以忘憂論顏子之賢則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又憂自外至樂由中出知道君子要當全其在内之樂以

釋在外之憂可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曰君子不謂命

何歟

曾論論君子不可不知命者戒夫人不可不通乎命將以遏其人欲之流也孟子論君子所以不謂命者勉夫人不可徒諉乎命將以挽其為天理之歸也何也此二命字本皆命分之命然其所以為命分之命有二有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者人之知愚賢否皆明之類是也有

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者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之類是也自富貴貧賤壽夭言之人力不可得而轉移其間偶有不滿其欲者不得不通乎命而強求此君子之不可不知命也自知愚賢否昏明言之學力所可得而變化其間稍有未盡其理者不可徒諉乎命而自棄此君子之所以不謂命也

魯論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言君子不謂命二書誠若相反然君子之不謂命此正可見其為知命之

君子也何也命者受於天而賦於人也魯論所以知之者正欲使夫人於天理人欲之間審其是非可否之判於其所當為邪不得不致吾力於其所不當為邪不得以容吾力夫是之謂知命今孟子所指不謂命者以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徒諉於命焉人皆謂之命而君子乃不謂命正足見其知命之深者也况孟子所謂君子不謂命者豈絶口而不談哉他若聲色臭味安佚之屬則斷斷以為有命是又當聽之

在天而不得不安於命矣一章之中一曰有命一曰不謂命理欲之辨昭然甚明自非深於知命者能之乎

子曰予欲無言而孟子乃好辨何耶

予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辯乃外人相稱之語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之所欲而亦有不得以遂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有不言何述之疑遂兩舉天何言哉以警之夫子本心之所欲庶乎少白於當世矣至若孟子之好辯者外人稱之

以為好孟子豈誠好之哉嘗兩舉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之論以為公都子言之息邪距詖直以欲承三聖為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子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辯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辯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辯之說外人語也論者但合予欲無言予豈好辯兩語觀之則皆孔孟自道之辭可見聖賢不得已之心一也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先儒釋孟子者曰四十強仕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即此而論二語氣象似無輕重然嘗思之孔子將聖得於天縱孟子乃命世亞聖之大才聖賢分量蓋自不侔是以不惑者知之明不動心者是持守之固耳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夫子三十而立時氣象魯論集註嘗謂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事守矣即此而証可以見知之明守之固其等級蓋自有間要之

孔子自誠而明孟子自明而誠此孔子所以為將聖孟子所以為亞聖也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夫子嘗謂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又謂君子不亮惡乎執先儒謂亮與諒同然則亮之與諒一也何孔孟之論君子若是其不同與吁諒之為言信也均矣特夫子以貞諒對言之者貞正而固有義者存是為信之大者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信之小者耳故夫子特以貞而

不諒稱君子者固宜至於孟子之論君子乃以亮而專言之亮即信之謂矣無復有小大之辨故直言君子不亮惡乎執者亦宜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則諒為信之小節是所謂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之所不可有以亮字專言之則諒為信之全體是所謂益者三友之諒君子之所不可無然則君子之於信有其所當有而無其所當無者將何如亦惟曰信近於義則言可復正當慮之於始而稽其所蔽可也不然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為

質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孟言王道不同

聖賢論王道之不同葢其所與言之人有不同耳何則王道一而已矣自其精者而言則為禮樂之化自其粗者而言則為食貨之政二者葢亦相因而成言其精者非深言其粗者非淺葢所與言之人不同故爾孔子言王道止言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屬是皆禮樂之化也孟子言王道止言衣帛食肉經界井田之屬是皆食貨

之政也一精一粗逈相遼邈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
夫子之所與言者弟子顔淵也孟子之所與言者齊梁
滕之時君也其答弟子之問者正將講明治道垂法來
世不得不以先王治世之常經告之其答時君之問者
正將推原時獘思濟斯民不得不以當代救時之急務
告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向使夫子之告弟子亦徒以
食貨之政言則幾於陋孟子之告時王亦遽以禮樂之
化言則近於迂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論者安可疑聖

賢之言有不同邪雖然食貨之政者王道之本禮樂之化者王道之文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可也世之為治者慎勿舉其一而遺其一

夫子舉堯舜傳心之要曰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為近之何邪

中道至難言也執之者豈易言哉中無定體因時制宜中本為道之經而實有權存焉權以中行中因權立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夫子論二帝授受執

中之語雖未見其所謂權及系中庸夫子論舜之大知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其兩端云者正所以權輕重
而取中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已彼若子莫之執中
者以楊子之為我墨子之兼愛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
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較之楊墨彼善於此而尚
未能盡聖人之中道為其執中而無權故爾是以近之
二字似所以優之而猶所以劣之也執中無權孟子言
之明矣反而求之二帝之執中正為其執兩端以用之

而有其權也夫子嘗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其子莫執中之謂與若夫二帝之執中則可與立而可與權者矣談中道者不可不察

孔子論伯夷曰賢人孟子又曰聖人何歟

孔子天縱之將聖也自孔子之將聖視之伯夷不過一賢人耳孟子亞聖之大才也自孟子之亞聖視之伯夷可謂之聖人矣以孟子稱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稱伯夷之賢者非失實蓋各因已之所到地位隨其所

見而言也況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孔併稱其皆古聖人也及他日合夷惠伊孔而言則於伯夷不過取清之一節造於聖耳豈可與孔子聖之時者同日語哉至於孔子答子貢之問雖止稱其古之賢人也及答子貢之再問則直許以求仁而得仁仁以理言聖以地言皆盛德之至也合而言之孔子雖止稱其賢而直以仁許之孟子雖直稱其聖而止以清許之是則孔孟評品人物之論要亦無大相遠者也

孔孟於管仲伯夷去取不同

孔子之論人多從寛孟子之論人多尚嚴豈故為是寛嚴之相反哉蓋古人已行之事論其在已成之效則可以從寛論其為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尚嚴也嘗觀夫子賢伯夷之節而孟子言其隘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孟子以為曾西所不為聖賢之論一寛一嚴誠若相矛盾也然嘗思之魯論所稱伯夷之節管仲之功皆就二子本身上言之究其成就伯夷終身之隱節可以正萬世君

臣之義管仲終身之相業足以明一時夷夏之分夫子固不得不深與之至於孟子之於伯夷亦嘗稱其為聖之清而廉頑立懦足以為百世之師及論其隘則曰君子不由也孟子之意蓋深慮夫天下後世學夷之清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隘故必以是警夫人也桓公之於管仲不勞而霸孟子固嘗稱之且謂五霸桓公為盛矣及答公孫丑之問則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子為我願之乎斯言也蓋又深病當時惟知霸功之為務而

不復知有王道故深闢之警時人不可慕管仲而止耳要之孟子平日稱伯夷之清管仲之伯蓋與夫子未嘗不合特於伯夷之隘君子不由管仲之功曾西不為蓋皆指其為法於他人者言也然則論在己之成效者可以從寛不特夫子為然雖孟子亦然矣至於論其為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嚴孟子初非求備於前人蓋所以有望於今人者不淺也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論者未可徒差殊觀也

孔子稱桓文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真謂其絶口而不談哉盖謂聖門無有舉其事而稱道之耳且如夫子所謂桓文正譎之辨蓋就二君而優劣之彼善於此而已矣初豈聖人喜談而樂道哉况此二語不過發其心術之微未嘗指其行事之實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豈不信邪當時齊宣以齊桓晉文之事為問正欲各求其事功孟子乃直謂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正所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孟

子叛時憂世之心亦勞矣合此兩章而論之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言無有羨其行事而稱道之也夫子有正譎之辨者未始明指其行事且初非奬予稱道之辭二書本旨蓋本無相戾也厥後荀董二子亦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反而證諸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欺我哉

夫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為政何邪

聖賢論人之法有概論其終身之大節者有專論其

一事之小節者故不同耳鄭之子產夫子稱其為惠人
且嘗稱其養民也惠此槩論其終身之大節也孟子謂
其惠而不知為政蓋指乗輿濟人於溱洧專論其一事
之小節也嘗攷子產之為政國人嘗有誰其嗣之之誦
又有民將安歸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其相鄭也能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之類蓋皆整然而有
條然則為政之大綱已舉梁橋特事之小者耳此愚謂
孔子之許其惠者槩論其終身之大節孟子之不許其

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豈不信歟况夫子稱其為惠人者亦止稱其惠之可取耳於惠之外蓋猶有所未至也孟子論其為惠而不知政者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譏其不知為政耳語孟兩章之旨正不失為互相發而初不見其交相反特孔子之言多優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頃旨雖同而辭則異也

夫子以思為無益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甚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徒思而已也夫人心之

所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思主於學思而不學則徒思而已矣應事之思主於行思而不行則徒思而已矣夫子嘗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孟子乃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孔皆聖人也而所思何如是之不同邪要之夫子所謂思不如學者非謂人心可無事乎思正謂夫人心不可徒思而已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日

夫子固嘗以思學互言之正以見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思者求諸心學者習其事要當兩輪並進可也至若孟子論周公之所以思者亦豈徒事乎思哉思者求所以施諸事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正所謂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正欲舉其所思以見於行耳夫子有其徳無其位所思者惟以窮其理窮理之思務在於學周公得其時行其道所思者將以應乎事應事之思務在於行愚意周公

待旦之心是即夫子不如學也之意皆非可徒思而已也曾謂周公孔子之心思其有異乎

可以為師患為人師何以不同

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此蓋勉夫人之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是又戒夫人之為師也孔孟同一道何立言之不同邪時不同耳春秋之時正學未泯學者視師道為過高嘗有慊然不足之意夫子非勉而進之則不可戰國之世異端並起學者視師道

為甚忽每有侈然自滿之心孟子不戒而抑之可乎是以夫子所謂可為者蓋勉夫可為而不為者也孟子所謂好為者蓋戒夫不當為而為者也可為而不為之憂斯道之不傳不當為而為之憂斯道之不明立言雖異而其憂道之心則一耳先儒嘗論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正與魯論互相發信斯言矣然學記所謂不足為者不過所學淺而已至於孟子所謂好為人師殆恐所學之非正其弊可勝言哉是以不足為而為之

猶未害也不當為而為之此為患之大者孟子患之一語尤為學者之深戒

畏大人藐大人同異

孔子所謂畏大人就人心操守上說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者就人事應接上說惟夫孔子就人心操存上說故畏之為言勉人不可失於無憚孟子就人事應接上說故藐之為言警人不可過於有所憚後之學者守其在我則當以孔子所謂畏者為法已與人接則當以

孟子所謂藐者為心或畏或藐二者各有所施也雖然進脩之道不可過於畏者成覸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善為學者又當以此為勉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聖經賢傳之論大人者有二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魯論所謂大人以德言可也以位言亦可也孟子所謂大人專以位言明矣或謂夫子以狎大人為小人之事而孟子乃曰說大人則藐之何歟吁二大人之同耶否

恥姑勿辨止以狎與藐而辨之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異矣何則狎者玩之之謂有心於陵之也藐之輕之之謂特無心於懼之而已是豈可以槪論哉彼小人者以天命為不足畏以王法為不足懼以人言為不足恤志悍氣驕陵蔑公上其狎玩也如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此誠小人無忌憚者之所為也至於藐之云者不過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吾何慊乎哉當進言之頃勿視其巍巍然則庶乎志意舒

展而言語得盡初豈誠若小人之狎哉曰狎曰藐旨自不同正不必合二書而為之疑也抑嘗論之藐之為義於小人之狎固不侔然於君子之畏得無異乎吁君子之畏大人者平日守身之常法説大人則藐之者一時進言之達權不説則不藐也

四書疑節卷十二

元　袁俊翁　撰

大學中庸

二書三在三謂篇首綱領同異

大學之書以學言中庸之書以理言觀其名書之意可見已是以大學首舉三在之目在之云者皆指為學之工夫中庸首舉三謂之目謂之云者皆釋天理之名義

此二書之立言有不同也合而言之明德者天命之性也明明德者即率性之道也親民者即脩道之教也曰至善者即性道教之理也止至善者即中庸擇善明善之功也自大學而論明明德在己新民在人止於至善一語結其末所以見上二者皆當止於善也自中庸而言率性之道在己脩道之教在人天命謂性一語開其端所以見下二者莫不出於性也然則大學三在之目自二而一者也中庸三謂之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為綱

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一主於誠在大學曰誠意在中庸曰誠身此一誠字尤為二書之樞紐也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子思作中庸以性言而曾子之大學乃不言性而言心此蓋曾子時未至於子思之甚曾子尚可畧言之也夫自舜禹授受執中之要惟主乎心至商書始有恒性習性之説商之時殆已不及舜禹矣迨夫曾子作大學僅以心言猶有舜禹授受之遺意降而子思之時天理日

晦徒言心不足以遏人欲於横流故於中庸一書首末言性為最詳夫豈子思喜談而樂道哉蓋時之變為之也何也在子思時正當戰國之初天下言性之弊已萌有不待告子公都子而後發此子思不得不極言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曾子時尚無此弊言心足矣又何以言性為哉要之中庸言性者非詳大學言心而不言性者非畧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止於至善乃大學中一大綱領擇善明善亦中庸中兩大節目夫善者天理純粹之稱其理一而已矣特所以曰擇曰明曰止則不一焉析之為二則擇善明善者入德之初止於至善者造道之極其條理自有始終然始焉擇善明善者此善終焉止於至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二而一者也析之為三則擇善者學之初明善者學之中止善者學之終其工夫自有淺深然始於擇善中於明善者此善終於止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三而一者也

善之為善其見於人事者縱萬不齊而其本於天理者未始不合於一也況中庸所謂明善則以為誠身之道所謂擇善則以為誠身之事至於大學之止於至善蓋亦以誠意為先然則中庸之擇善明善主於誠大學止於至善亦主於誠君子要當以誠為貴

慎獨二字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子思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曾思之於夫子蓋同一道也學庸之於論語同出孔氏一家之書載論語者庸

學不重述載庸學者論語不復出三書互見交相備也

且大學所謂慎獨出傳第六章章末以曾子曰斷之是

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所謂慎獨出第一章

章首初不指為何人云是蓋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然則慎獨二字雖出於學庸之書而亦初非出於曾思

之所言蓋本曾思之徒述先聖所傳之意而記之安知

其非發於先聖平日授受之辭議者但當一以孔門傳

授心法視之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皆夫子所傳之

微旨而不必強為之辨

中庸戒懼慎獨自為二事大學止言慎獨而不及戒懼何也

大抵善觀聖賢之書者惟當求其大體之同而不必較其小節之異則辭雖異而旨實同也二書詳畧有異者是特其小節耳求其大體則二書固未始不同也何也中庸以誠為一書綱領而大學亦以誠為一書樞要是以慎獨誠也戒懼亦誠也君子特患

其未誠耳苟致其慎而誠若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
地既能加慎則於已所不睹不聞之地又安有不知所
戒慎恐懼哉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果能此道
矣戒懼雖不及言而戒懼在其中矣况中庸首章雖先
言戒懼而後言慎獨然以二莫字觀之則慎獨之工夫
為最要故朱子章句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焉或問亦曰既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
慎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慎者尤在於獨也至於篇末

引詩先慎獨而後及戒懼者蓋先從其要者言之耳即此而論則大學專舉慎獨而不及戒懼者蓋亦姑舉其要而言之也

誠意誠身同否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凡聖經賢傳之所謂誠同此道也大學以意言中庸以身言特其工夫不免有淺深之間耳何則意者心之所發也自其心之所發既主於誠由是而正心由是而脩身然後可及於齊家則誠意之工

夫其用力尚淺也至於誠身云者直指其身之所履而言由是而順乎親即所以齊其家是則誠身之工夫其用力較深也然其用力淺深雖有淺深之間而其成效則二者實相為之後先世固未有意不誠而能誠其身者亦未有身既誠而不誠其意者要之誠身本自誠意入誠意者始條理也誠身者終條理也誠身乃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致知致知即所以明善其

本一而已矣究二書所以言誠者慎獨乃其大要此又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達道五而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孤皆不過父子兄弟之道何歟

中庸泛言為人之道故所舉者詳而盡大學專言治人之道故所舉者簡而要中庸之詳盡者勿辨可也姑舉大學之簡要者究言之大抵人有此生均有此道然未有如愛親敬兄二者乃夫人之所良知良能化民之道

莫先於此孝弟者幼之所以敬長慈者長之所以恤幼孝弟與慈相因而生老老長長即孝弟也恤孤即所以為慈也治國齊家同此一道自孝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使衆之方皆自此而出自老老長長恤孤而充之興孝興弟不倍之效皆自此而著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究至此極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並行而不悖未有不自孝弟慈以為之本也曾謂大學所謂孝弟慈及夫老老長長恤孤者果止於父子兄弟之道

歟況大學所謂止仁止敬止信與止孝止慈並言之則君臣朋友之道蓋與父子之道無不有所止也所引詩宜其家人與宜兄宜弟並言之則夫婦之道蓋與兄弟之道無不有所宜也特大學所言者散見於一書之中不若中庸之會於一耳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歟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五者皆所以脩其身齊家以下

三者皆自吾身舉而措之耳八者之中身為之本故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孟子正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徒狥其末而失其本故歷舉其本而以身言之正大學所謂脩身為本是已中庸有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人特患不知以脩身為本耳倘知以脩身為本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其已分内事何待枚數而條舉哉中庸孟子

皆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苟明善而誠身則前四者之工夫皆在其中矣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皆脩身之本也齊家以下乃脩身之效也修已治人之條理具見於是蓋即大學之道而貫為學之始終言也至於孟子所論蓋因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徒求治人之效而不能究夫修身之本故孟子從而曉之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使能返而求諸修身之道則正心誠意致知格

物之工夫自可不言而喻矣聖賢君子著書立言各有攸當大學之舉其全者非詳孟子之舉其半者非略其揆一也孟子歷究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者正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互相發耳初何詳畧之異哉况孟子初未始明援大學之條目身之一字足以包上四者較之大學僅舉其半初未害也至於韓公作原道明引大學之辭而獨畧於致知在格物一語君子不免有遺議焉後之論者寧為孟子之

舉其半毋若韓公之遺其二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乃必待存心養性而後可以脩身何求詳歟

孟子此章正與大學脩身以上數節工夫辭雖異而旨實同夫知性者格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即正心誠意之學非誠非正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力乎惟其盡心知性而有物格知至之功存心養性而有心正意誠之效由是而

脩身俟命不難已大學止言學者工夫之次第故其言較略孟子推原理之所自出而有知天事天立命之說故其言較詳大學言心不言性學者疑之孟子於心之外復加之以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也由是而推正心誠意之學其所致知果何知其所格物果何物皆灼然可得而識已二章大旨不失其為互相發而迭相補也或謂大學八條目兼成已成物之事孟子此章止及成已而不及成物何耶豈知孟子論天下國家之本一章

自流遡源正所以推明大學修身為本之旨其於修齊治平之學具於此矣學者合孟子此兩章而觀之則知孟子之學其源信有得於曾子矣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也

心一也而其所以正之者不一也大學所謂正心者無所偏私之謂孟子所謂正者有所預期之謂一善一否昭然甚明故朱子於孟子集註既舉預期二字以為之釋又舉戰不勝以為之證且明謂大學之所謂正心者

語意自不同也要之大學之所謂正心者不可無孟子之所謂正心者不可有故大學以正心為先務孟子以正心為深戒語意各有在耳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范太史嘗曰中庸所言者性命之本故先言天命孟子所言者性命之學故先言人事愚嘗即是而推之中庸天命謂性一語指言理之所自來性之所從出固所以

推原性命之本也孟子以聲色臭味安佚五者則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於仁義禮知天道五者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皆自性命之學而剖析之斯言豈不信哉是故中庸直從天命上說來而未涉於人為是命也命令之命蓋所以推明性命之本也至於孟子之所論皆就人事上說將以剖析夫性命之學是命也乃命分之命耳命令之命以性命相貫說命與性實同一原勿辨可也命分之命以命性相互說命與性實為二

致論者可無辨哉大抵孟子切切為性命辨者特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凡言性者夫人之所同夫人而可至焉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可不竭吾力凡言命者人所不可强同人不可以必得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可以容吾力不可不竭吾力者不可不勉吾性分之所固有不可以容吾力者不可不安吾命分之

所素有於命分則安之於性命則勉之無非所以全吾厥初所受於天之理耳向者中庸天命謂性一語從天命上推明性命之本固為古今言性者之至論然非孟子命性性命之說從人事上剖析性命之學以示性學之指南則天下幾何不窮人欲而滅天理哉吁此孟子言性之功為至大也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性一也曰率曰盡曰知曰養則不一焉率者循是理而

無所違盡者全是理而無所闕知者窮夫理而無所蔽養者順夫理而無所害自中庸而論盡性為上率性次之盡性者誠者之道也率性者誠之者之道也自孟子而論知性為上養性次之知性者誠者之道也養性者思誠者之道也合而言之盡性知性誠明者之事率性養性明誠者之事後之學者由率性而盡性由養性而知性皆所以自明誠而誠明及其成功一也

盡心盡性同否

孟子之學得之子思初豈有異論哉夫性者人所受於天之理而心乃所以具此理者也故先儒嘗曰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又曰性者心所有之理心者理所會之地蓋以心與性之理一而已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謂夫人之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故爾然則孟子雖以盡心言其實正是盡其性耳盡之云者皆不過知之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孟子盡心知性云者正與中庸至誠盡性之論互相表裏發

中庸之所未盡曾謂孟子求詳於中庸而立為異論乎
吁言之誠是矣然中庸一書始末惟以性言而未始一
語及心孟子乃往往以心性對言何哉蓋子思時天理
尚明言性足矣又何必兼言心哉至孟子時天理日晦
徒言性不足以遏人欲於横流故孟子直以心兼性言
之庶乎人皆反求之於其身知吾之有此心則知吾之
有此性心既盡則性亦盡矣是故中庸所謂盡其性者
此其字猶曰對人物而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此二其字皆指其人而言其心其性云者正言人各有其心有其性我固有之而勿自外求也然則曰心曰性之理人皆不可不求所以自盡是又窮理盡性者不可以不講

心性之理則一而其所以盡之者有不一焉何則聖賢君子性學之論有以其知言者有以其能言者中庸嘗謂愚不肖之可知可能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正以知能言也今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以所知言也中庸所

謂盡性者以所能言也何以言之孟子明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兩語之中三以知字言之則其所以知言者明矣中庸明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至於能盡人物之性四語之中六以能字言之則其所以能言者又明矣知者知此理也能者即所以行此理也昔朱子嘗合是兩節而辨之矣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又曰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此即前所謂一知一能者矣能即所以行

之也謂予不信敢請質之朱晦翁

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其

旨同否

嘗攷朱子釋中庸曰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釋孟子曰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合而論之釋思誠者曰欲其無偽欲字固所以釋思字也釋誠之者亦曰欲其無妄是乃誠之即所以思誠也明矣且下文嘗謂

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固執是則誠者不思而誠之者固有思矣苟無所思則何所擇哉及其舉誠之之目五思居其中學問辨行蓋皆以思為之主然則誠之雖不曰思而思在其中矣要之中庸以誠之言者止就天理上說其旨頗微孟子以思誠言者直從人心上說其旨尤切究其道則一而已矣孟子既引中庸成說而於此特易一字從人心上說正欲使學者知所用力耳初豈求異於師說哉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嘗聞程子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當觀上下文勢之意又曰凡看文字先須要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愚於此深得觀書異同之要矣按中庸孟子二書之言知仁仁知誠若事相類而辭相反者然自其文勢觀之孟子上文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中庸上文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味其辭旨蓋皆先已而後人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成已仁也

是體成物知也是用二書實相表裏互明知仁仁知之體用耳試即其文義求之孟子上文承聖則吾不能而言蓋出聖人之謙詞中庸承誠者物之終始而言蓋指天理之極功故子貢之謂知仁者各指學與教言是乃修己治人之始條理也子思之謂仁知者已與物皆以成言是乃修己治人之終條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終始條理又各有體用者存此二書互相發而非可以相反疑也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中庸所謂達道蓋因荅哀公問政而言既謂之政則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始故以君臣為之先孟子所謂人倫蓋因舉司徒設教而言既謂之教則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始故以父子為之先也何也教所以導夫人也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始為之良知良能固有之天易為感發則由是而敷教夫奚難父子之倫既叙推而達之五者之倫無不叙政者所以臨夫民也必自天下名

分之大者為之始至尊至嚴一定之分不可踰越則由是而立政夫奚難君臣之道既明推而致之五者之道無不行矣

周易序卦乃又先之以男女夫婦而後次之以君臣父子何歟蓋自天地萬物言之原人道之所從始故與庸孟二書以政教言者有不同也

孟子稱舜為大孝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大與達同否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謂之大孝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則謂之達孝夫孝行一也曰大曰達抑有别邪

又考孟子所謂大孝者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為孝也中庸所謂達孝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嘗攷孟子稱舜之大孝者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由是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集註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即此而論則知大孝云者天下之人皆化之以為孝也

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者曰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章句謂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即此而論則知達孝云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稽其本文參之集註章句大孝達孝之旨昭然甚明究而言之人皆稱之以為孝者蓋能盡其在我之道而已人皆化之而為孝者蓋有推以及人之功焉然此亦不過因其曰大曰達之稱推詳其微意若是於其孝行則亦初無優劣也雖

然舉此以釋孔孟之異稱旨則然矣至於中庸之書孔子亦嘗以大孝稱舜矣稱舜則曰舜其大孝也與稱武王周公則曰其達孝矣乎句意正自相類子思作中庸引孔子之言載諸書正取此兩章相先後一曰大孝一曰達孝何歟吁愚未暇究其辭旨之何如即上下章而論其稱舜武之事迹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以此為孝蓋舜武之所同特有德為聖人一語未合豈不以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

歟至此則舜之大孝殆有優於武王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下兩以大德稱之前章又嘗以大知稱之一則曰大二則曰大大之爲義大矣哉

四書疑節卷十二